《朝生暮死》  
　　她：“你下午没别的事儿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，没事儿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那你先别走了，咱俩聊聊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好啊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是我认识很久的一个朋友，职业是心理医生，有催眠资质。曾经在很多时候给过我很多帮助，如果没有她的存在，有些事情我甚至不知道该去问谁——指对精神病患者这方面。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是觉得我有精神病人的潜质了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哈哈，看你说的，就闲聊。我突然对你很感兴趣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，认识7年了，今儿才感兴趣的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哟？都7年了？你记那么清楚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对啊，我生日您总是送一种礼物：领带。各式各样的领带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笑：“是，我很头疼送男人生日礼物……说起来，好像我老公也只收到过领带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就是礼物，对他来说你就是最大的礼物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嗯，下次我认真告诉他，哈哈哈哈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怎么没正经啊？我哪儿让您感兴趣了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不正经的是你，聊天还录音？习惯了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，您说吧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真受不了你……我是想问，你最初是怎么选择接触他们（指精神病患者）的？不要说别的客观原因，我问的是你个人意愿的问题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还记得几年前你给我做的深催眠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因为这个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……一部分吧？不过我听录音的时候自己都不敢相信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所以我说不让你听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不管怎么说，我就是从那时候开始的萌生那个想法的，虽然后来想的更多……对了我跟你说过吧？每个人看待世界是不一样的？”

她：“嗯，角度问题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后来我发现更多的东西，不仅仅是看到的不一样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你说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一个世界的人，看到的都是不一样的世界。反过来，这些不一样的世界，也影响了看待者本身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你最近说话喜欢兜圈子你发现没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笑了：“我的意思是说：既然一个世界被可以演绎成这么多样，那么尝试一下很多个世界来让一个人看吧？这样似乎很有趣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我能理解，但是这样很危险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你接触太多的问题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知道危险，尤其我这种没系统专业知识就凭小聪明死顶的人。不过，我太好奇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你不觉得你好奇心太强了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说句实话吧，我自己都觉得早晚死这上边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你别瞎说……对了还有件事儿，我想问问，你平时个性挺强的，为什么能接触那么多患者？而且还都跟你聊得不错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也是精神病呗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很严肃：“我没跟你开玩笑，也不想对你诊疗什么的，我想听你的解释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说的玄一点儿你能接受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你说吧，我见得患者比你多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OK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空间，就在身体周围。用那些骗子、半仙的话就是气场，说伪科学点儿就是个人的磁场。其实说的都对，也都不对。说的对是因为的确有类似的感觉；说的不对是因为那个划定还是以概念划定的。我可以试着解释下：其实那种所谓个人的空间，是自身的综合因素造成的。拿我举例，从我的衣着，举止，到我的眼神，表情，动作，还有我因为情绪造成的体内化学物质分泌，然后通过毛孔扩散到空气中，这些都是造成那个所谓空间的因素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嗯，分析的有道理。别人在不知不觉中接触了你的化学释放，看到或者听到你的言谈举止，受到了一些心理上的暗示，结果就在感觉上造成了‘场’的效果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就是这样的。而且这个‘场’还会传染。当有人感受到后，如果接受这个‘场’的存在，情绪上受感染，身体就会复制一些动作、化学气息啥的，说白了就是会传染给其他人。最后某个人的个人空间被大家扩散了，导致一些群体行为。例如集体练功一类的，经常出这种事情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群体催眠或者说是症候群……你怎么打岔打这么远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不，我没打岔。我是需要你先了解这个情况。好，我们说回来：你刚刚说我个性很强，其实我自己知道。但是带着这种个性是接触不了精神病人的。所以我会收敛很多。面对他们的时候，我没有表情，没有肢体语言，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和情感，我要全面压缩自己的空间。这样，我才能让对方的空间扩大，扩大到我的周围。也就是这样，才能接受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没有空间，我的空间和对方是融合的。其实呢？不是融合，我收缩阵营了而已。但是这种情况对方很难察觉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皱着眉：“明白是明白了，但是好像用客观这个词不太恰当……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不是客观，是彻底的谦卑，态度上的谦卑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嗯，有点儿那个意思……很有一套啊你！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别逗了，你也知道那个谦卑只是一时的姿态，其实我是要了解他们的世界，他们的世界观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那你为什么不了解正常人的呢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理论上讲没正常人哈？因为正常这个概念是被群体化认可的……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别东拉西扯，说回来你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哦……我挑这个群体是经过反复考虑的。你想啊，什么人会渴望对别人说这些呢？一定是那些平时不被接受的人，不被理解的人，被当做异类的人。他们很愿意告诉别人或者本质上、内心深处很愿意告诉别人，就算他们掩饰，但是相对正常人来说，也是好接触太多了，他们相对很容易告诉别人：我的世界是这样的！只要有人愿意听、愿意花时间去接触；而所谓的正常人很难做到那么的坦诚，他们太多顾虑了。这样我会多花一倍，甚至N倍的时间去接触，太累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有道理。我再把话头临时回去一下：你说了为什么挑选那个人群，为什么想看很多个世界，以及你好奇。可我还是想知道你最根源的是被什么驱使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认真的看着她：“你肯定知道，不用我自己说吧？” 　　 　　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我们不要玩儿诸葛亮和周瑜猜火攻那套，我想让你说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呃……好吧。我从根本上质疑这个世界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你不接受那个公众概念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什么公众概念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活在当下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接受，但是不妨碍我抽空质疑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好了我现在回答你：这就是我对你感兴趣的地方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质疑的人很多啊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不同的就在于：你真的就去做了。我们原来聊的时候你说过，你会尝试多种角度看一个事物，你最喜欢说的是：要看本质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对啊，看清本质很多事情都好办啊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露馅了吧，你的控制欲太大了。你对这个世界的变幻感到困惑，你很想找到背后那个唯一的原动力，你知道那是本质，你想掌握它。否则你会不安，你会失眠，你会深夜不睡坐在电脑前对着搜索栏不停的找答案，你休息的时候会长年累月泡图书馆，查找所有宗教的书籍，历史的书籍，哲学的书籍，可是你看了又不信，反而更加质疑了，对不对？你不知道怎么入手，你觉得总是差那么一点儿就抓住了，但是每次抓到的都是空气……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停！不带这样的！说好了闲聊的！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好我不分析了，我想问：是什么让你这么不安呢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没不安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别抬杠，你知道我指的是你骨子里的那种感觉，不是表面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这得问您啊，深催眠那次的分析您始终不告诉我，为什么不告诉我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狡猾的笑了：“等你长大了我就告诉你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该死的奚落……” 　　  
　　她笑的很开心。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你知道吗，我没想到你会坚持这么久，指接触患者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，我自己也没想到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不是一个人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似笑非笑的看着我。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是说我分裂了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几个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想想啊……4个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痛快招吧，别藏着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有啥好处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想了下：“等你走的时候，给你原来那次你的催眠分析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真的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说吧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嗯！好像四个人格分工不同的。最聪明、最擅长分析的那位基本都深藏着，喜欢静，喜欢自己思考，接收的信息只会告诉其他人格，不会告诉外人，这个叫分析者吧？而现在面对你的这个，是能说会道的那种，啥都说的头头是道，其实思维部分是来自分析者的，这个叫发言人好了；还有个女的，负责观察，很细致，是个出色的观察者，可能有些地方很脆弱，或者说软弱？还有一个不好说，不是人类吧？或者比较原始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极力忍着笑：“藏了个流氓禽兽？”

我：“不，你现在面对的才是流氓禽兽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笑的前仰后合。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好了，不闹了……我觉得你情况很好。你接触了那些后，心理上没有压力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怎么可能没有，而且很多是自己带来的压力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自己带来的压力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没劲了吧，不要重复我最后一个词，这个花招是你教我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不好意思，习惯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发现我接触的越多，疑惑就越多。因为他们说的太有道理的，但是这跟我要的不是一回事儿。虽然很接近的感觉，但总觉得还不是那个点……这么说吧，如果说有个临界点或者沸点或者冰点或者燃点的话，每次都是即将到达，然后没了，就到这里了。我猜可能不是自己领悟的，没办法吃透……哎这让我想起那句佛曰了：不可说，不可说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我也想起这句来了，不过……原来你的质疑成了一种保护……可这样的话压力更大，你的世界观虽然没被扭曲或者影响，但是你的自我焦虑还是没解决啊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没错，开始是。那阵严重的失眠，我觉得真的快成三楼楼长了。不过，某次觉得即将崩溃的时候，还是找到了解决的办法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找到宣泄口了？自残还是什么的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去，没那么疯狂，很简单，四个字：一了百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狐疑的看着我。 　　 　　 　　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干嘛？看我干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我怎么觉得这更疯狂啊？你不要吓唬我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还是直接说明白吧。死，就能解决那些问题。但是跟你想的不一样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你怎么刚才好好的现在不正常了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没明白，死这个概念太复杂了，我用了其中一种而已。也算是自我暗示的。每天睡前，我都会告诉自己：我即将死了，但是明天会重新出生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明白了，真的可以那样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不知道对别人是不是管用，但我很接受自己的这种暗示。每天早上，我都是新生，一切都是过去式了。虽然会有记忆，但那种状态只是一种时间旅行的状态，重点在于：旅行。就象出去旅游，心里明白总要回家的，这样思维上的死结很快就解开了，就是说跳出来了。每当面对一个新患者的时候，我总是尽可能的全身心去接受，全身心的融入，尽可能谦卑，尽可能的让对方放大自己的空间，我可以背负着全部。但是当晚，我死了，我卸下了全部。比方说情感方面卸下了，而那些观点和知识作为资料收起来，就象人体内的淋巴系统一样，病毒碎片收集起来，增加了免疫力。其实电脑杀毒软件不就是那个原理吗？我也借用了，借用在思维上。不是我多强大，而是我学会了一种状态，用精神上的仿生淋巴系统来自我保护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……朝生暮死……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，就是这样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原来如此……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所以我再强调一遍：要看本质。本质上我要的是：找到我想知道的。如果那部分只是资料，我很乐意收起来，但是我知道那是资料。而不是答案。就像一个计算过程，那只是过程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你到底算感性呢？还是算理智呢？你的感性是动力，但是你全程理性操控的状态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没那么严格的划分吧？就跟唯物和唯心似得，其实本身不冲突，各自解释各自的。大多数人都是唯心唯物并存的态度。一部分在唯物基础上，另一部分在唯心基础上。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这个我同意，唯物和唯心本来就不是对立的，不清楚为什么有人为这个弄得你死我活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对啊，要接受不同于自己的存在啊……对了你说我控制欲太大，我这不接受了不同于自己的存在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抬头扬起眉看着我：“你清楚我说的是两回事儿！我觉得你算精神病人了，还是甲级的那种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笑：“怎么个意思？还带传染的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别往外择自己啊你，传染？你那不是被动的传染，你那是蛊惑了都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可我的确是不知不觉中……” 　　  
　　她笑了：“算了吧你，我还是比较了解你的，某位同志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该感激你对我的了解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她：“你把自己也划归一个案例吧？挺有特点的，属于特自以为是那种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？好主意！” 　　  
　　她反应了一下：“你不是打算真的这么做吧？” 　　 　　 　　  
　　我的确做了，你看到了？我相信你一直在看。至于所谓的隐私问题，我不觉得这算是隐私，没啥可藏着的，而且我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的想法、一样的思维方式，甚至也做了。但是我选择说出来，这也不是什么八卦猛料，没什么不能曝的。 　　  
　　至于别人怎么看，我都接受，因为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啊，承认不同于自己的存在，这个很重要。关于我的承受能力问题，其实不是问题。在每天早上出生，就做好准备了，准备好接受那些不同的世界，。每天晚上我死掉，结束了那些，收取我所需要的，储存。 　　  
　　我就是这样，朝生暮死的面对每一天。

《孤独的守望者》  
　　 他：“在我跟您说之前，能问个问题吗？”  
　　我：“可以，不过，不要用‘您’这个称呼了，咱俩差不多大。”  
　　他：“好的。我想知道，梦是真的吗？”  
　　我十分小心谨慎的回答：“从现有的物理角度解释：不是真的。”  
　　他：“那，梦是随机的吗？”  
　　我：“呃……应该是所谓的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吧？”  
　　他：“要是，梦里的事情跟白天的完全无关呢？”  
　　我：“嗯……那应该是你的潜意识把一些现实扭曲后反应到梦里了。”  
　　他：“我找您的原因是我从小到大，每隔几年就会做同一个梦。”  
　　我：“每次一摸一样？”  
　　他：“不，都是在一个地方，梦里我做的事情也差不多。但是我会觉得很真实，从第一次就觉得很真实，所以印象很深。我甚至都清醒的知道又是这个梦。努力想醒，但是醒不了。我快受不了了，每次做那个梦后都要好久才能缓过来。所以我通过朋友来找您，我想知道我是不是疯了。”  
　　我：“是不是疯了我也不能下判断，你需要做各种检查才能确定……你都梦见什么了？很恐怖的？”  
　　他：“不，不是恐怖吓人的。”  
　　我：“能告诉我吗？”  
　　他：“好的。”  
　　我调整了一下坐姿。  
　　他：“我醒了，睁开眼，周围是很模糊的光晕。我知道自己还在蛋壳里。需要伸手撕开包裹着我的软软的，象蛋壳一样的东西才能出来。蛋壳在一个方形的池子里，池子很简陋，盛了像水一样的液体泡着蛋壳。每次我醒来的时候，液体还剩一半。从池子里出来会觉得那种彻底睡足了的感觉。我总是找一身连体装穿上，比较厚，衣服已经很旧了。”  
　　我：“你是在房子里吗？”  
　　他：“是的，房子也很旧了。里面有好多陈旧的设备，我隐约记得其中一些，但是记不清都是做什么用的了。穿好衣服后我会到一个很旧很大的金属机器前，拉一个开关，机器里面会哗啦哗啦的响一阵，然后一个金属槽打开了，里面有一些类似猫粮狗粮的东西，颗粒很大，我知道那是吃的，就抓起来吃。我管那个叫食物槽。食物槽还会有水泡，水泡是软软的。捏着咬开后可以喝里面的水。水泡的皮也可以吃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食物和你周围的东西都有色彩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有，已经褪色了，机器很多带着锈迹……吃完后我会打开舱门到一个走廊上。那里所有门都是船上的舱门那种样子，但是比那个厚重，而且密封性很好。每次打开都会花很大力气。到了走廊我会挨个打开舱门的到别的房间看，每个房间都是和我醒来那间一样的，很大，很多机器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其他房间有人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没有活人，一共十个房间，另外9个我每次都看，他们的水池都干了，软软的蛋壳是干瘪的，里面包裹着干枯蜷缩的尸体。我不敢打开看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害怕那些干枯的尸体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害怕的不是尸体，而是我接受不了只有我一个人活下来的事实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……嗯？只有你一个人？。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是的。所有的房间看完后，我都会重新关好舱门，同时会觉得很悲伤。我忍住不让自己哭出来。在长廊尽头，我连续打开几个大的舱门，走到外面小平台。能看到我住的地方是高出海面的，海面上到处漂浮着大大小小的冰块，天空很蓝，空气并不冷，是清新的那种凉。海面基本是静止的，在没有冰块的地方能看到水下很深，能看到我住的地方在水下是金字塔形状，但是没有生物。”  
　我：“什么都没有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没有。沿平台通向一个斜坡走廊，顺着台阶可以爬到最高处，那是这个建筑的房顶，最高点。四下看的话，会清晰的看到水下有其他金字塔，但都是坍塌的。在水面的只有我这个。每次到这个时候，我就忍不住会哭，无声的哭。眼泪止不住，我拼命擦，不想让眼泪模糊视线。哭完我就一直站在那里往四周看，看很久，想找任何一个活动的东西，但是什么都没有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觉得有点儿压抑：“一直这样看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是的，看一阵我会回去，到我居住那层的下面。那里有个空旷的大房间，里面有各种很大很旧的机器，有些还在运转，但是没有声音。我不记得那些机器都是做什么用的了，我只记得必须要把一些小显示窗的数字调整为零。做完这些我去房间的另一头找到一种方形的小盒子，拿着盒子回到房顶。象上发条一样拧开盒子的一个小开关，然后看着它在我手里慢慢的自动充气，变成一个气球后飞走了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尝试过做别的事情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不愿意去尝试，你不知道站在那个地方的心情。周围偶尔有轻微的水声，冰山慢慢的漂浮。那个时候我心里清楚，整个世界，只有我一个人了。我觉得无比的孤独。在做完所有的事情后，我就坐在那里等着，我知道在等什么，但是我也知道可能等不来了。我想自杀，但是又不想放弃，我希望还有人活着，也许也在找我，象我在找他一样……我等的时候，忍不住会哭出来。那种孤独感紧紧的抓住我，甚至让我自言自语都没有勇气。我有时候想跳下去，向任何一个方向游，但是我知道会游不动死在某个地方……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……结婚了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嗯，有个孩子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……生活不如意吗？”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一切都很好，也许有人会羡慕我。但是，你知道吗，那个梦太真实了！那种绝望的孤独感很久都没办法消退。你能理解星球上只有我一个人的感受吗？我想大声的哭，但是不敢，我甚至连大声哭的勇气都没有。孤独的感觉如影随形，即使我醒了，我还是会因此难过。我加倍的对家人好，对朋友好，不计代价不要任何回报，只要能消除掉那种孤独的感觉。但是不可能。就算我在人群中，那种孤独感就像影子一样，紧紧的抓住我不放。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看到他眼泪大颗大颗的掉下来。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宁愿自己是那些干枯的尸体，我宁愿在什么灾难中死去，我不愿意一个人那么孤独的等着……找着……但是在梦里我就那么等着，我总是带着那么一点点希望等着，可是，从来没有等到过。每次视线里的移动都只是冰山，每一次耳边的声音都只是海水，每一次……”  
　　  
　　他已经泣不成声，我默默的看着，无能为力。  
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没办法逃脱掉，我曾经疯了似地在网上找各种冰山和海洋的图片，我知道那是梦，但是那种孤独感太真实了，没有办法让我安心。我宁愿做恐怖的梦，宁愿做可怕的梦，不想要这种孤独的梦。每次梦里我都在房顶上向远处望，拼命想找到任何可能的存在，我曾经翻遍了那里所有房间找望远镜，我想看更远的地方是不是还有同伴。如果有，不管是谁，我会付出我的一切，我只想不再孤独……那是刻骨铭心的悲哀，那是一个烙印，深深的烙在心上！我想尽所有办法，却挥之不去……”  
　　他的绝望不是病态，发自心底的痛苦。我尽可能保持着冷静在脑子里搜索任何能帮助他的办法。  
　　我：“试一下催眠吧？我目前能帮你的只有这样了。”  
　　大约三周后，我找了个这方面比较可靠的朋友给他做催眠。  
　　2个小时后，朋友出来了，我看到她的眼圈是红的。  
　　我：“你，怎么了？”  
　　  
　　她：“我不知道，也许我帮不了他，他的孤独感就是来自梦里的。”  
　　  
　　我把患者送到院门口，看着他走远，心里莫名的觉得很悲哀。  
　　  
　　那是一个很美的地方，但是却只有他的存在。他承受着全部寂寞等待着，他是一个孤独的守望者。

《行尸走肉》 　  
　　他焦急的看着我：“你这样怎么行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？什么不行了？你是不是感情上受打击了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你的牵挂太多了，断不了尘缘啊！这样会犯大错的！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哎？大错？”

　　他：“你有没有那种感觉：太多事情牵挂，太多事情放不开了？不是心情或者情绪问题，而是你太舍弃不下家人、朋友那些尘缘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哦……你发生了什么事情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很好，我最近经常在一个很有名的寺院听那些高僧解经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那是你的宗教信仰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对，我一直很虔诚，吃斋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看着他那张清瘦的脸，有点儿无奈。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从小就信，因为小时候身体不好，家人带我去寺庙求，回来慢慢就好多了。从那儿以后我觉得寺院很亲近，所以越来越向往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是出家还俗的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是，但是我这些年不管做什么都是一心向佛的，很虔诚。而且前不久才开悟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这么多年都没事儿，怎么最近就出问题了呢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你不懂，开悟是个境界。我原先总是觉得心里不清净，但是最初问题在哪儿我也说不清，后来我慢慢发现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发现什么了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发现我的问题是在断不了尘缘上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于是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于是我就开始找那些高僧帮我讲解，帮我断开尘缘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对那些不是很了解，所以我想问问你为什么不干脆出家呢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有点儿鄙视的看着我：“我这么修行一样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觉得有什么不对劲，但是又看不出来哪儿不对劲。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哦，可能吧……那么你听了那些后，有新想法了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对，我更坚定了！我开始试着用我知道的那些解释一切事情，而且还用到我的行为当中，劝人向善啊，给人解惑啊，放生啊，我都在做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哦，这算做善事了对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看得出他有点儿兴奋：“对，这些都是好事，所以要做。而且对于那些外教邪论，我都去找他们辩，我看不惯那种人，邪魔！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不觉得你有点儿偏激吗？宗教信仰信不信是自己的事情，你那么做可能会适得其反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那是为了他们好！我做的都是好事！好事他们都不认可，分不清善恶了，这样下去怎么得了？都这样那不就是末世相了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隐约知道问题在哪儿了：“我给你说个事儿吧？关于我遇到的一个和尚，可能你听了会有用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兴致盎然：“好，我喜欢听这些，看来你也有佛缘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有没有先放在一边，我先说吧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好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记得大约小学4、5年级的时候，某天放学回家走到我们院的小门口，看见一个和尚。那个年代，没那么多骗子冒充出家人四处要钱的，而且和尚基本都待在寺院里，外面很少见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对，现在都被那些骗子败坏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……那个和尚就坐在路边，看样子在休息，旁边有个不大的行李卷。我当时觉得很新鲜，就凑近看看。他看到我，只是微笑了一下，然后很坦然的问我能不能施舍点儿吃的给他。我特兴奋，因为化缘这种事情，一直以为《西游记》里才有，所以特激动的跑回家，拿盘子端了几个馒头，还找了半天剩菜，但是没有素的。结果拿着半瓶豆腐乳就出来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善事啊，善事，我替他谢谢你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……等我说完，别急；看得出那个和尚很高兴，站起合十谢，谢过后就吃，但是没动豆腐乳。我问他要不要水，他从身后行李卷里找出一个玻璃罐头瓶子，看样子里面是凉白开，还有半瓶。他还笑着举起来给我看了下。就那么喝水吃干馒头，我就坐在一边看。时不时的跟他闲聊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没请他解惑或者帮你看看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不好意思，没。他说的都是很普通的内容，没什么特别的，但是那种亲和力真的让人如沐春风，觉得特别舒服。后来我妈下班回来看见了叫我。那个和尚站起身介绍下自己，又掏出一个什么东西给我妈看了，估计是度牒一类的。后来可能我妈也觉得很新鲜，就推着自行车和他闲聊。他说的还是很普通的家常话，没一脸神秘的忽悠什么：大姐你做了善事，小施主很有慧根，我为你们祈福吧，你们都有佛缘……其实也正是这样，至今我对和尚都有好感。后来那个和尚吃了两个馒头，把剩下的还给我。我妈说让他留着，他没多推辞，谢了后很小心的用一块布包好收起来，然后背起行李卷再谢过我们就走了。这是这么个事儿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一脸的惋惜：“真可惜啊，应该是个云游的和尚，你们应该讨教一下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的确没。不过，我不那么看。正是因为他的平和自然，不卑不亢，才让我至今都对和尚很有好感。如果当时他死活拉着我们说些佛法什么的，我也许会排斥。可能你不那么看，但我认为那个和尚是个很了不起的僧人。虽然外表看上去风尘仆仆，因为他的亲近、平和、自然、安详是从骨子里带出来的。那个，装不出来。没而且他也没急赤白脸的说佛法开讲经，动不动什么都往那上套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一脸的坚定：“那人只是小乘，他也就是内修罢了，跟我们不一样。我信奉的是救人济世，不是自己满足就可以了。” 　　 　　 　　  
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抱歉，我对小乘大乘一类的不是很了解，但是我觉得不应该强制去灌输。好像有‘直指人心，见性成佛’的说法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对啊，就是那样的。直接告诉你这一切都是造化，都是怎么来的，为什么会这样。让你先入门后再领悟，不懂就赶紧问。从云游和尚那件事儿来看，我断定你是有佛缘的，只是被你错过了，多可惜啊……我都替你觉得惋惜。但是你不能一错再错了，你得抓住机会啊。你以为象那个和尚那样就是修成了？那可是没法到达极乐净土的，还是脱不了轮回……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您等等啊，极乐净土那个说法，是指一种心境和状态吧？我记得哪儿看过那么一段：修得的人，不在乎轮回，因为在他们眼里，随便什么地方都是极乐净土……是这么说的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完全对，你断不了尘缘，没了却烦恼，你不行善，不去做好事，怎么可能修得呢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不是为了快乐行善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对不对，要无生死、无牵挂、无悲喜，你必须放下那些才能明白真正的快乐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亲情友情爱情呢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那些都是假的啊，都是幻相，你对着幻相哭哭笑笑的，有意义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的意思是说，要抛开那些吗？那活着为了什么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活在人世就是证明你修的不够！你现在还不回头，还沉迷于其中，早晚魔道会拿了你的心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神佛就是这样的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对，无喜无悲，清静自然。不去在乎那些，那些都是假的。我说了这么半天你怎么还没明白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那么神佛的怜悯呢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那是神佛们的无私啊，不是自己达到了就满足了，神佛们会度化众生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实在对不起，我不这么认为。我认为神佛有悲喜，有憎爱，所以才会有眷顾。假设真的有神佛，那么一定是大爱无边，因为神佛们垂怜每一个人。亲情友情爱情都是最最基础的，连那些都不顾，哪儿来的眷顾怜悯？都割舍了？都是幻相？那活着和死了有什么区别？什么事情都用自己痴迷去解释，本身就是恶行。为天，就为天；为地，就为地；为人，就为人。否则就是痴心妄想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有点儿怒了：“这是邪道，你已经走歪了你知道吗？你已经歪曲到妄言的地步了。你断不了尘缘还找了这么多借口，是邪魔入心了吗？你怎么不明白，就算是七宝也是水中的泡沫幻化来的，都是假象啊。你入了劫还沉迷，真可悲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也许吧……不过我觉得，你、我其实都是痴而已，你现在还多了个嗔吧？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和你不一样，我是恨铁不成钢！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是这样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当然是这样！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好吧，那就是这样吧。” 　　 　　  
　　我不想再和他纠缠一些问题了，那没意义。 　　  
　　我不清楚到底会不会成、住、坏、空；我也不清楚六道的因果关系。但是如果真的有清凉无碍、妙胜不坏、永享安乐的净土，我想在那里的神佛们一定不会是无情断缘的。否则，那跟行尸走肉有什么区别？ 　　  
　　水中泡沫也好，七宝幻像也好，我只愿带着我这颗心，安静的为人。

《满足的条件》 　  
　　他：“你为什么要记录这些？打算汇集出来写东西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也许吧？没想那么多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是一种兴趣爱好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哦，有人看电影，有人找小姐，有人出去玩儿，有人聊天，有人看书，有人研究做饭，有人算计别人，有人用望远镜观测星星，有人养小动物，有人跑步，有人画画，有人下棋，有人发呆，有人看电视，有人胡思乱想，有人收集丝袜，有人玩电脑游戏，有人听音乐。而你，选择这种方式作为平时的爱好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对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这样啊……收集多少了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很多，但是还没来得及整理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很花时间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对啊，要消化吸收整理分类，还得删减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好玩儿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呃……还成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那你为什么不选择跑步呢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跑步……也许我更喜欢收集这些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就喜欢跑步，假如你跑步，你会认识一些也跑步的人。跑步的人大多数都很健康的，至少生活方式上很健康。很可能还会遇到美女。而且还是很健康、衣食无忧的那种美女。因为每天挣扎在生活线上的人，没那个心思和精力去跑步。跑步多好啊，能遇到生活富足，又健康的美女。要是努力追求的话，很可能会娶了那个女人，想象一下，你们都跑步，都很健康，那么你们所生的孩子身体也一定非常好。因为你们的健康生活方式会带给他。这样你们有健康富足的生活，你们的孩子一定也是健康的身体，同时在你们的关注下，也会继续很健康。你为什么不跑步呢？” 　　  
　　这就是这位患者的思维方式。目前为止，大约快2个小时了，我基本没说啥，都是他说。而且他会说很多，无论话题延伸到什么地方，他总是能说很多很多。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没想那么多……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那你在想什么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在想你说的那些只是假设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如果我不假设，我们之间的话题会在某些事情上乱跳。从这个话题，到另一个话题。那种时候不受控制。等到进入了一个你我都不喜欢的话题，那么我们就没得说了，就陷入尴尬的沉默了。用个很俗的说法就是那时候天使飞过了。是不是有什么带翅膀的东西飞过咱俩都不知道。要是你说你看到了，那我觉得你也快入院治疗了。你穿病号服肯定没我好看，因为体型高大的人穿病号服太显眼了，那种很旧颜色的条纹病号服穿一件也许还不是问题，要是穿一身就会怎么看怎么别扭。你穿着这种病号服整天跟我在一起说那些带翅膀的东西飞过，但是我会觉得你比我病的更厉害，所以你讲述的内容我都会无视。因为你是疯子，我是相对病情轻一些的疯子，到那时候咱俩就没什么可聊的了。所以我现在按照我的思路假设着好了。你说对不对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觉得有点儿晕。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没记住太多，好吧，你就假设着吧，至少现在我还没觉得痛苦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痛苦不好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貌似……不好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其实痛苦就是一种清醒的过程啊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但不是人人都需要那种过程吧，别的方式也可以对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对不对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我这么认为。当然你可以不这么认为，那是你的权利，可是你没有权利干涉我去这么认为。有医生做分析说我总体来说还是属于乐观情绪的，但是乐观的人怎么会在精神病院呢？这似乎很悖论。乐观的人什么都能想通不会钻牛角，很多人都会这么认为是吧？其实不是，精神病人不是用乐观来判断的，是通过其他方面来判断的。具体怎么判断我忘了，但是总是有人提出一个观点后很多人就说：是这样的。于是某人就被判断为是精神病了。不管那个人是不是乐观的。所以说很多人的看法都错了，认为想不开的人才会得精神病，想得开的人不会得精神病。可是我身边就有很多想得开的精神病友，非常想得开。甚至馋了说想吃肉就杀了自己的孩子吃肉都没问题，很想得开。因为自己原本没有孩子，但是后来有了，那么现在又没有了，吃了。吃了就吃了呗，反正原来也没有。只是失去了而已。感情问题也不是必须的……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等一下，杀人是错误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但是士兵在战场上都杀人啊，而且还是杀不认识的人，跟自己没有任何利益冲突的人都得去杀。你可以说那是为了某种目的，那么为了某种目的就可以杀人？这么说那所有的杀人犯都是为了某种目的才杀人的。要不你会说为了某种大多数人的利益去杀人？那现在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印度了对吧？那印度可以随便的杀了别的国家的人？人口多还真占便宜嘿！现在你还坚持杀人是错误的，那么你就应该拒绝所有的杀人方式和动机。我们从太空看不到地球有国界，但是我们实际上有很多很多国界，为了国家和民族就去杀人？而那些能杀人的人，就去杀人，用自己国家的名义去杀人，而达到某种目的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因为人就是这样的。有了很厉害的武器就会觉得自己很了不起，其实是真的很了不起吗？只是有了厉害的武器罢了。但是厉害的武器没错误，也不会自动自觉的去杀人，而杀人的人，总是永远都有理由的。这个是对的？那别的国家的人也这么看，认为你还是错的呢。所以杀人到底是对错的概念不是你决定的，而是你所在的群体决定的。你的群体赋予你杀人的权利了，你就可以杀。不给你杀人的权利，你杀人是要受惩罚的。因为你没有杀人牌照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了解你的情况了，你是很喜欢把事情搞复杂那种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，我正相反，我是把事情简单化那种。你们才是把事情搞复杂那种人。你们什么都要赋予一个借口，就像刚才说杀人一样，那都是借口。但是借口是借口，不会是理由。你们总是会解释这，解释那。解释其实就是掩饰。真正的解释不用解释。你吃饭不用解释，你喝水不用解释，因为你需要，那个是理由。但是你的目的是活着。为什么呢？这类的问题，其实你们都不想。我会想，这样事情才能简单化，我希望能明白我为什么活着，就没事儿了，我做什么都会很简单，因为目的是我活着。但是你们就把这些问题放一边，想的是活着怎么才能更好，但是为什么活着，不知道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有点儿把我绕晕了。

　　我：“啊……其实，活着不重要，因为已经活着了。所以想那些不是有意义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还是借口啊，那不是理由。如果你问一个人，什么会令他满足？很多人会说很多千奇百怪的需求，但是最多的是要钱啊，要健康啊，要长寿啊，不能说百分之百，但是这个比例一定是大多数。但是真的那些就令他们满足吗？肯定不是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满足了，还会有新的需求。如果真是满足，就不会有更多需求了。你可以说那是对于需求的更高标准进化，但那还是一个借口罢了，不是理由。你很满足的吃饱了，吃的很撑，再好的食物你也不会有很大兴趣。你渴了，喝够了，喝的很满足很撑，你不会惦记再找别的东西继续灌下去了，因为，你满足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是想说贪欲是一切的根源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不想扯到哲学或者宗教上。我只是想说，你们，其实并不是真的知道自己需要什么。你有钱了会想要大房子。你有大房子了会想要好车，你有了好车后会想要美女。你有了美女之后会想要地位。你有了地位之后会想要名气。你有了名气之后会想要权利。你有了权力之后会想要荣誉。你有了荣誉之后会想要名垂千古。你名垂千古之后会想要无尽的生命来看到自己名垂千古。那么你看到了，你满意了，你都得到了，你会满意的决定自己死掉？恐怕不会，谁知道你又想起什么来了。那些你得到了，你是真的得到了，你不会就此罢手，你会无穷尽的想要更多。但是，那些真的就是你想要的吗？不见得吧？你们想要那么多，我只是想知道为什么就活着，我就在这里了。那么谁才是真正有问题的？难道我非得和你们一样都疯了，我才能不在这里？其实这里就是正常人居留地，是你们这些疯子弄得。不过我觉得挺好，至少不用出去跟你们疯疯癫癫的混在一起，到最后都不清楚自己为什么活着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觉得自己脑子被搞得七荤八素的。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呃，你不是刚才说这里是疯子住的地方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你不要在我的比喻方面挑这种细枝末节的错误。非得挑的话，那你刚才还说我那些都是假设呢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但是你的确在假设啊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但是我的确也认为你们都是疯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那在这里的都是正常人吗？隔壁那个拉了大便满墙涂的也是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笑了：“你看你，极端了吧？警察队伍里还有败类呢。匪徒里面还有良心发现的呢。抗日还有汉奸呢。一棒子打死就是极端对不对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快速的翻了一下手头的资料，找到他的原职业再次确认：精神病科医师。不知道怎么回事儿，脑子里冒出一句俏皮话来：流氓会武术，谁也挡不住。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曾经是医师……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对啊，我负责那些妄想症的患者。不过后来发现出问题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出什么问题了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有那么一阵我觉得自己精神才是不正常的，后来又没事儿。等过了几个月，我发现那种感觉又回来了。我努力想清除掉那些不正常的想法，我主动去心理调整、休假。等我觉得我没事儿的时候我回来上班，但是这时候才发现，原本我认为不正常那部分，其实才是真的本质。而之前一直被一种假象覆盖着。我困惑了好久：难道说我是本来就是个精神病人？用一些表象掩盖着什么，现在发病了？最后我终于搞懂了，原来所谓正常的概念，都是你们这些疯子加给我的，而我原来是正常的，被你们的那些借口搞得不正常了。结果我就再三斟酌，决定留在真实的这面，不再跟你们这些疯疯癫癫的人起哄了。在这里，我觉得很满足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面带微笑的看着我，很坦然，甚至很怡然。 　　  
　　我记得来之前，催眠师朋友给他的评价：“可能他会把你说晕，而且说的很复杂。其实他心里，在深处，很深很深的深处，是个很单纯的人。”

《萨满》 　  
　　我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先请教一下：这个是您的真实姓氏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淡然的笑了一下：“你可以问户籍处，我就是姓怪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？发音不是怪，而是贵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对，写作怪，发音是gui，四声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看来还真是我孤陋寡闻……不好意思啊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习惯了，从小被人问到大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是汉族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汉族。” 　　  
　　这位“患者”让我认识了一个未曾听说过的姓氏：怪，发音的时候读作“贵”。后来我特地查了一下，算是个古姓了，很有特点。但是他人并不怪，言谈、表情、行为、举止感觉都是淡淡的那种，乍一看以为是爱答不理呢。其实不是。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家里的那些头骨是真的是你父亲以及祖父的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反正警察已经鉴定去了，而且有遗书作证，我也就不解释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倒是希望您能解释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为什么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好奇吧可能，而且这些也许会提供给精神鉴定部门做资料——假设有价值的话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他们觉得我是神经病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精神病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低下头笑了一下。

　　我：“我说的是真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知道。好吧，我告诉你一些，包括那些警察不知道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说实话，他最后那句对我来说比较提神。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家，到目前为止，世代都是萨满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萨满？萨满教？那不是原生宗教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对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原来因为兴趣研究宗教的时候知道一些。那个，貌似很古老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对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崇拜大地、天空、火、水，还有其他自然现象，风雷什么的。用图腾表现，用人骨占卜。是那个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就是这个，看来你知道的已经算不少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也许是我资料看的不全，我怎么记得脱离了原始社会后，那种原生宗教很多都销声匿迹了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谁说的？还在延续，我就是萨满祭司，很少有人知道罢了。有一点我没对警察说，我家里那些在他们看来是烂木板的东西，很多都是算是古董了，最少也有几百年历史了。那些就是家传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图腾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全是，那些木板是用来钉在或挂在某根树桩上，这才算是图腾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原来是这样……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记得说自己是萨满的时候，有个警察在笑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……可能他是不了解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他说我外国玄幻小说看多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哦，不过我觉得可以理解，因为萨满在国内基本是没啥人研究，数的过来那么几个。其实萨满是原生宗教，只是后来很少那么称呼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对，叫做‘巫’，也有写作‘珊蛮’的。就是因为不了解，否则我那个多事的邻居也不会报警了……好吧，看来你还是比较了解的，我会多告诉你一些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心理在微笑，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这个。每当这种时候，我都会很感谢自己兴趣面的庞杂，虽然没有几个专精，但是有些特定的时候，总能找到共同话题，有了认同感，那就好办了——比如现在。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如果往上数，公元前很早很早，我们家族就是萨满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有家谱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没有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图腾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手里的已经没有那么早的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那你怎么证明呢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说，你听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……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你可以不信，但是我犯不着撒谎，也没什么好处，没必要撒谎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好吧，你接着说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延续下来的原因，是祖先对于自己家族的诅咒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为什么要诅咒自己家族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因为祖先们用血脉的弱势换取来萨满的能力。我是独子，没有兄弟姐妹；我父亲有个妹妹，4岁去世了；我爷爷是独子，我太爷爷也是独子，往上算，基本都是这样。最多两个孩子，但是最后血脉传承的，只有一个，另一个无后或夭折。可是不管什么兵荒马乱的朝代，这一条血脉都能活下来。就是这样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原来如此……不过，传承下来后，如果孩子不愿意怎么办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知道，没听说过这种事情。记得小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父亲也不告诉我。15岁那年，我爸很严肃的把我叫到面前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。并且要我记住一件事：他死后，头骨要留下来，背后的皮肤要剥下来做成几页书籍，要用我的血来写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……为什么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头骨是占卜用，不是那种用来当器皿的。后背的皮肤很完整，用来做书页记载一些东西。用我的血来写，是规矩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卷起袖子，我看到他手臂上有很多伤口，新旧都有。这让我多少觉得有点儿可怕。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用血书写是保持法力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笑了：“随你怎么说吧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但是，家人去世不送到火葬场也可以吗？你生活在城市啊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看来你家人身体都不错，或者你没那个印象。我父亲是在医院去世的，是不是接走，还是停放太平间，那是家属自己选择的。在火葬场虽然要出具死亡证明，但是没人管你是出了车祸或者别的什么死法，基本没人多问，也不会对照。明白了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天呐，明白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母亲早就知道怎么做，我们一起完成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从这点上看，我好像精神不正常。但是如果你是一名萨满，你就明白了。” 　　 　　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呃……现在我想我能理解一些，但是不很明白为什么非得这样。我指的是头骨、人皮书那些。因为给我感觉这还是很原始的那种宗教，多少有点儿古怪。我这么说你别介意，因为这是我真实的感觉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不介意。这种事情如果不是有了什么大问题，我不会对外人讲的。也许你会觉得很古怪甚至很诡异，但是我们——萨满都是这样做的。从古至今，改朝换代影响不了我们，就像你说的，这是很原始的原生宗教。所以我们也就更够保持这种传承不变。我在社会的身份是纺织机械工程师，我的个人身份是萨满祭司。我有两个朋友，也是萨满的个人身份，而且是世交，甚至还有一个是女人，那又怎么样？诡异？精神不正常？头骨也好，后背的皮肤也好，都有我父亲亲笔遗书作证。我们没有危害什么，至于有人相信而找到我，那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免费的。那是一种感激，感激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相信。我不去跳大神，也不去弄些稀奇古怪的把戏骗人，也不靠这个赚钱，甚至都不告诉别人该怎么做，当然也不允许告诉别人，只能传给自己的后代。因为那个诅咒是我们自己背负的，你说这是命运也好，说这是疯狂也好，我们就是这么世代传下来的，至今也在这么做。萨满们不去争取什么社会地位，因为毕竟这是科学技术很发达的时代，并且我们也积极参与到社会当中，但是，我们始终记着自己的身份：萨满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……也许是我有误解吧？但是对于那种占卜一类的事情我还是保持质疑态度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没问题，你可以质疑。就跟有人信得死去活来的一样。对于那些，作为一个萨满没有任何评价，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事情，萨满不会拉着你信奉什么告诫你不信奉什么，那是你的权利，和萨满无关。而且实际上我对天空大地水火风雷的崇拜，不影响我对机械物理有机化学的认知，我不认为那冲突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有没有那些感兴趣的人找到你要学的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有，很多。但是我不会教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好像你刚才说了，萨满没有把这些发扬光大的义务对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仅仅是没那个义务，而且是禁止的状态。曾经有过一个人，缠了我好久，但是我明白他只是对此新鲜罢了。而且就算是真的诚心，我也会无视他的要求。因为萨满身份是一种肩负，对于祖先意志的肩负，不是什么好玩有趣的事情。我的先祖们，承受着家族的承诺，并且传承给我，我也会继续下去，而不是用所谓发扬广大的形式毁在我手里，我也不想被邪教利用。” 　　 　　  
　　那天的话题始终在这上面，他说了很多很多，基本都是不为人知的东西——除非你是研究这个的。我发现他身上具有一种很纯粹的气质，那种坚定并且纯粹的气质。那种气质我在书上见过，现实中很少见。他坚守着几千年前的东西，一直延续到现在。也就是很多人眼里的：死心眼、有病。 　　  
　　可我倒是觉得，就是这些死心眼有病的人，用他们的坚持，我们才能了解到历史和过去曾发生的那些。并且，在目前所有的领域，才能有了现在的成就。因为历史如果仅仅是书本上记载而不是在人心里，迟早会变成传说。这些不要跟我争，事实摆在面前。古埃及的楔形文字，古印度的梵文、玛雅文明的三维结构文字，虽然都存在，但是没几个人能明白了。否则那些仅仅认识二百多个玛雅文字的人就不会被叫做专家了。 　　  
　　这位怪先生，后来被放了。当然，并不是我这份录音的功劳。曾经我找过他，但是他不愿意再多说了，我也就识趣的放弃了联系。 　　  
　　不过我真想亲眼看看那些古老的图腾木板，并且亲手抚摸一下。当手触碰在上面的时候，我会闭上眼睛好好的感受，体会那沉寂千年的韵味，以及那或许迷乱，或者辉煌，或许荣耀，或许耻辱，或许血腥的过去，还有曾经矗立在这片土地上，那些千年前的帝国。

《萨满》 　  
　　我：“不好意思，我先请教一下：这个是您的真实姓氏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淡然的笑了一下：“你可以问户籍处，我就是姓怪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？发音不是怪，而是贵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对，写作怪，发音是gui，四声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看来还真是我孤陋寡闻……不好意思啊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习惯了，从小被人问到大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是汉族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汉族。” 　　  
　　这位“患者”让我认识了一个未曾听说过的姓氏：怪，发音的时候读作“贵”。后来我特地查了一下，算是个古姓了，很有特点。但是他人并不怪，言谈、表情、行为、举止感觉都是淡淡的那种，乍一看以为是爱答不理呢。其实不是。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你家里的那些头骨是真的是你父亲以及祖父的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反正警察已经鉴定去了，而且有遗书作证，我也就不解释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倒是希望您能解释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为什么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好奇吧可能，而且这些也许会提供给精神鉴定部门做资料——假设有价值的话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他们觉得我是神经病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精神病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低下头笑了一下。

　　我：“我说的是真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知道。好吧，我告诉你一些，包括那些警察不知道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说实话，他最后那句对我来说比较提神。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家，到目前为止，世代都是萨满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萨满？萨满教？那不是原生宗教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对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我原来因为兴趣研究宗教的时候知道一些。那个，貌似很古老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对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崇拜大地、天空、火、水，还有其他自然现象，风雷什么的。用图腾表现，用人骨占卜。是那个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就是这个，看来你知道的已经算不少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也许是我资料看的不全，我怎么记得脱离了原始社会后，那种原生宗教很多都销声匿迹了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谁说的？还在延续，我就是萨满祭司，很少有人知道罢了。有一点我没对警察说，我家里那些在他们看来是烂木板的东西，很多都是算是古董了，最少也有几百年历史了。那些就是家传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图腾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全是，那些木板是用来钉在或挂在某根树桩上，这才算是图腾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原来是这样……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记得说自己是萨满的时候，有个警察在笑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嗯……可能他是不了解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他说我外国玄幻小说看多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哦，不过我觉得可以理解，因为萨满在国内基本是没啥人研究，数的过来那么几个。其实萨满是原生宗教，只是后来很少那么称呼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对，叫做‘巫’，也有写作‘珊蛮’的。就是因为不了解，否则我那个多事的邻居也不会报警了……好吧，看来你还是比较了解的，我会多告诉你一些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心理在微笑，因为我的目的就是这个。每当这种时候，我都会很感谢自己兴趣面的庞杂，虽然没有几个专精，但是有些特定的时候，总能找到共同话题，有了认同感，那就好办了——比如现在。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如果往上数，公元前很早很早，我们家族就是萨满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有家谱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没有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图腾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手里的已经没有那么早的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那你怎么证明呢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说，你听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……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你可以不信，但是我犯不着撒谎，也没什么好处，没必要撒谎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好吧，你接着说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延续下来的原因，是祖先对于自己家族的诅咒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为什么要诅咒自己家族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因为祖先们用血脉的弱势换取来萨满的能力。我是独子，没有兄弟姐妹；我父亲有个妹妹，4岁去世了；我爷爷是独子，我太爷爷也是独子，往上算，基本都是这样。最多两个孩子，但是最后血脉传承的，只有一个，另一个无后或夭折。可是不管什么兵荒马乱的朝代，这一条血脉都能活下来。就是这样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原来如此……不过，传承下来后，如果孩子不愿意怎么办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知道，没听说过这种事情。记得小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，父亲也不告诉我。15岁那年，我爸很严肃的把我叫到面前，把所有的一切都告诉我。并且要我记住一件事：他死后，头骨要留下来，背后的皮肤要剥下来做成几页书籍，要用我的血来写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……为什么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头骨是占卜用，不是那种用来当器皿的。后背的皮肤很完整，用来做书页记载一些东西。用我的血来写，是规矩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卷起袖子，我看到他手臂上有很多伤口，新旧都有。这让我多少觉得有点儿可怕。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用血书写是保持法力吗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笑了：“随你怎么说吧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但是，家人去世不送到火葬场也可以吗？你生活在城市啊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看来你家人身体都不错，或者你没那个印象。我父亲是在医院去世的，是不是接走，还是停放太平间，那是家属自己选择的。在火葬场虽然要出具死亡证明，但是没人管你是出了车祸或者别的什么死法，基本没人多问，也不会对照。明白了？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天呐，明白了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母亲早就知道怎么做，我们一起完成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了。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从这点上看，我好像精神不正常。但是如果你是一名萨满，你就明白了。” 　　 　　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呃……现在我想我能理解一些，但是不很明白为什么非得这样。我指的是头骨、人皮书那些。因为给我感觉这还是很原始的那种宗教，多少有点儿古怪。我这么说你别介意，因为这是我真实的感觉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我不介意。这种事情如果不是有了什么大问题，我不会对外人讲的。也许你会觉得很古怪甚至很诡异，但是我们——萨满都是这样做的。从古至今，改朝换代影响不了我们，就像你说的，这是很原始的原生宗教。所以我们也就更够保持这种传承不变。我在社会的身份是纺织机械工程师，我的个人身份是萨满祭司。我有两个朋友，也是萨满的个人身份，而且是世交，甚至还有一个是女人，那又怎么样？诡异？精神不正常？头骨也好，后背的皮肤也好，都有我父亲亲笔遗书作证。我们没有危害什么，至于有人相信而找到我，那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免费的。那是一种感激，感激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相信。我不去跳大神，也不去弄些稀奇古怪的把戏骗人，也不靠这个赚钱，甚至都不告诉别人该怎么做，当然也不允许告诉别人，只能传给自己的后代。因为那个诅咒是我们自己背负的，你说这是命运也好，说这是疯狂也好，我们就是这么世代传下来的，至今也在这么做。萨满们不去争取什么社会地位，因为毕竟这是科学技术很发达的时代，并且我们也积极参与到社会当中，但是，我们始终记着自己的身份：萨满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……也许是我有误解吧？但是对于那种占卜一类的事情我还是保持质疑态度。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没问题，你可以质疑。就跟有人信得死去活来的一样。对于那些，作为一个萨满没有任何评价，因为那不是我们的事情，萨满不会拉着你信奉什么告诫你不信奉什么，那是你的权利，和萨满无关。而且实际上我对天空大地水火风雷的崇拜，不影响我对机械物理有机化学的认知，我不认为那冲突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有没有那些感兴趣的人找到你要学的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有，很多。但是我不会教的。” 　　  
　　我：“好像你刚才说了，萨满没有把这些发扬光大的义务对吧？” 　　  
　　他：“不仅仅是没那个义务，而且是禁止的状态。曾经有过一个人，缠了我好久，但是我明白他只是对此新鲜罢了。而且就算是真的诚心，我也会无视他的要求。因为萨满身份是一种肩负，对于祖先意志的肩负，不是什么好玩有趣的事情。我的先祖们，承受着家族的承诺，并且传承给我，我也会继续下去，而不是用所谓发扬广大的形式毁在我手里，我也不想被邪教利用。” 　　 　　  
　　那天的话题始终在这上面，他说了很多很多，基本都是不为人知的东西——除非你是研究这个的。我发现他身上具有一种很纯粹的气质，那种坚定并且纯粹的气质。那种气质我在书上见过，现实中很少见。他坚守着几千年前的东西，一直延续到现在。也就是很多人眼里的：死心眼、有病。 　　  
　　可我倒是觉得，就是这些死心眼有病的人，用他们的坚持，我们才能了解到历史和过去曾发生的那些。并且，在目前所有的领域，才能有了现在的成就。因为历史如果仅仅是书本上记载而不是在人心里，迟早会变成传说。这些不要跟我争，事实摆在面前。古埃及的楔形文字，古印度的梵文、玛雅文明的三维结构文字，虽然都存在，但是没几个人能明白了。否则那些仅仅认识二百多个玛雅文字的人就不会被叫做专家了。 　　  
　　这位怪先生，后来被放了。当然，并不是我这份录音的功劳。曾经我找过他，但是他不愿意再多说了，我也就识趣的放弃了联系。 　　  
　　不过我真想亲眼看看那些古老的图腾木板，并且亲手抚摸一下。当手触碰在上面的时候，我会闭上眼睛好好的感受，体会那沉寂千年的韵味，以及那或许迷乱，或者辉煌，或许荣耀，或许耻辱，或许血腥的过去，还有曾经矗立在这片土地上，那些千年前的帝国。